

目
录

上 册

第一章 骑着马冲锋..... (1)

第二章 春风托着小鹰..... (65)

第三章 做远途负重的骆驼..... (155)

第四章 在生活的激流里..... (235)

第五章 跨过刀风剑雨..... (311)

下 册

第六章 一片乌云压向山峰..... (375)

第七章 凭借东风的力量..... (423)

第八章 土地呼唤着春天 (469)

第九章 洪峰 (533)

第十章 闪亮的流金河 (601)



第 一 章

骑 着 马 冲 锋

一马平川的黄花甸子，比起山区来，太阳出得格外早格外红也格外鲜亮。往东方了望，在平展展的耕地那边，在专莽莽的草滩尽头，刹那间云蒸霞蔚，金色的、红色的、紫色的光芒从地平线喷射出来，在天宇上涂了一幅采色的图画。接着，太阳蓦的一下跳出来了，象从东海里沐浴刚罢，带着一种清新的水气；象从大洋彼岸远航归来，东风鼓满了胜利的锦帆。

连绵的、横亘在黄花甸子背后的银鹿山，在早晨的阳光中变得气象万千了。巍峨的山顶，就象戴上一顶珠光宝气的金冠；陡峭的奇峰，向着长空举起闪闪发光的剑戟；流荡在山腰的晨雾是透明的、胭脂色的；从云霄中飞出来的山鹰、地鹞，翅膀上驮着明丽的朝霞。

一千九百七十年的冬末，黄花甸子人民公社社员的政治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件大事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，省第三届党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了。大会要选举出中国共产党省委员会，以领导全省蓬勃发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。

参加省党代会的党员代表候选人，是经过候选人所在的地区基层党组织推举出来的，黄花甸子公社一十九屯二十五个支卫总

共提出三个人来。公社党委考虑到，在这样郑重的事上必须广泛发扬民主，反复酝酿，协商代表候选人，特别是要充分征求党内外群众的意见，就把这一张名单打印出来，发到各大队。

这张名单是：

裴森：男，五十岁。民族：汉。现有文化程度：中学。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。一九四七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中共黄花甸子区委组织下长，区委书记，地委组织下干下科长，黄花甸子公社党委书记、革委会主任。

朝伦：男，三十八岁。民族：蒙古族。文化程度：专科学学校。一九五一年参加抗美援朝。一九五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下连长，旗人民委员会农业科付科长，黄花甸子公社付社长、社长。黄花甸子公社党委付书记、革委会付主任。

娜敏伊虹：女，二十三岁。民族：蒙古族。文化程度：小学。黄花甸子公社革委会委员。一棵树窝堡大队社员，铁姑娘队队长。劳动模范。一九六五年十月入党。

这张名单发下去后，就象打开闸门放出了滔滔巨流，在黄花甸子一十九屯的社员群众中立刻激起了飞跃的浪花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反响。

就在这朝阳初升的时候，公社党委书记裴森迎着灿烂的阳光走过来了。他手里提着个粪箕子，拎着个粪叉子，沿着铁路路基下百的草地走着，捡着粪。当画尸乌在头顶上“吱溜——耶”欢快地叫了一声之后，他才抬起头来，长方形的赤红脸上带着坚毅的神态，望着东方天布上瑰丽的色彩，眼里映着太阳的熠熠光辉，仿

佛浑身充满了力舅。

早起，是他的习惯，哪怕是夜里两点才睡下，黎明五点钟准时睁开眼。一下炕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劳动。好象是为着夺回昨晚上安睡所费去的时间，早晨一起来就操起叉耙锨镐到屯里生产队去干活。出一身汗之后，才觉着全身是舒松的。

今天，他心里正琢磨着一件事。一边沿着铁路线往前走，一边掂量着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。自从发下那一张名单之后，有的屯子，有些人，对铁姑娘队队长娜敏伊虹的议论突然多起来了。有的说她太年轻，肩膀头太嫩，有的说她在生产上闯得太愣……甚至在公社党委会里也有不同的反应。特别是公社革委会付主任西门礼，他虽然没在干卫中议论什么，可那种阴沉的百孔、冷漠的态度，就明显地暴露了思想深处的东西。

他这么思谋着，在一株小松树前站住了。沿着铁路线的这一排松树是春天栽的，经过一春、一夏、一秋，经过东风的护持、雨露的滋润、阳光的照妖，现在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。虽然在冬天的风三里，她仍然是水灵灵地可着劲往上长，显示出无限生机；针叶蓬散着，满眼茏茏，专翠欲滴。他正看着小树出神，耳边听着有人叫他：

“老裴，好早啊？”

“哦。”裴森扭脸一看，真巧，喊他的就是刚才他在心里犯嘀咕的那个西门礼。

“西门啊，你是常常打夜作的，咋也起得这么早？”

“胃疼。”西门礼烦躁地挥挥手。这个不到三十岁的、精明强干的人，不知怎么长了一个娇嫩的胃。消化不好，精神就不好，一早晨，脸上就带着极度疲惫的神色，歪齐的分发耷拉下一绺来，遮着苍白的、暴出青色血管的额角。

裴森望着他的脸，关心地问：“咋呀，又吃了冷饭？”

西门礼反剪着手说：“不，主要是太伤脑筋。”

“啥事叫你这样伤脑筋？”

西门礼用下颏往银鹿山一点：“我在研究水——从银鹿山流出来的这条溪水。这条溪越流越细，越流越小，真是每况愈下。你知道，金碗屯大队那一千九百亩金碗底好地，就估着这一条溪夺高产呢！从前有一句民谚：金碗盛着银鹿肉，不论丰歉一咀油。可这阵子……唉！”

“哈哈，你这跣点干卫，为生产日夜操心哪！”

“要不咋歪？全旗、全省都在加快步伐学大寨嘛。咱这地方是出了名的旱坨子，将来就是布成机井网，也赶不上我这银鹿山的一条溪。只可惜，这条溪水眼见就指望不上了。”

“光估山泉怕是不中了。再说，银鹿肉只能盛在你那个金碗里，很多没有金碗的大队咋能吃得上呀？”

西门礼点着一支烟，来回在草地上走了几步，往空中喷出一串烟圈，然后怏悠悠地说：“他没有金碗有啥法子，对不起，只好请他暂时吃素了。这种事得一步一步地解决，谁也不能凭空划地为河，叫各大队都种上水田。”

裴森说：“一棵树窝堡大队的娜敏伊虹，提出了北水南调的措施，她们那个大队党支卫的劲头挺大，从秋季儿就干上了……”

“这我知道，”西门礼说，“他们想把大沙坨子北边的流金河引过来，迤一坐沙漠水库。嗯，宏伟的计划，奇特的想象！可就是难以实现。依我看他们这半年是白搭工！”

“为啥呢？”

“这不是普通常识嘛。流金河要是能引过来，等不到现在，八年前在黄花甸子上就能出现一条滚滚的河流。那工夫，那局长、

那慕斯来同志还是咱旗旗长，他一直在黄花甸子蹀点，他咋没发现这个窍门儿？他咋没想到这个问题？”

“老裴呀，”不等裴森开口，一向玄辩滔滔的西门礼又发起议论来了，“你摇头也罢，你点头也罢，事实终归是事实。说句不中听的话：人家那局长的脑子是什么脑子？娜敏伊虹的脑子是什么脑子？”他下意识地掰了一枝专翠的松针在手里揉着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现在，外国大脑生理学专家正在研究脑细胞群里的生物高分子，只要合成一种高分子，注射在笨人的脑瓜子里，那人就会成为天才……”

“嗯？”裴森的眼神象电光似地扫过去，用幽默的口吻说，“要是那么说，搞社会主义倒也容易，每人的脑子里注射进那种天才的高分子，也就够了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西门礼答不上话来了。

“同志，不能那样子认识问题噢！搞革命，不能象专羊那样，单崩个往立陡的山崖上跳，咱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重视群众的智慧、群众的创造、群众的力舅。”

“从理论上讲是对的哟！”

“嗯？理论和实践能够脱节吗？”

“哈哈，在咱黄花甸子再也没有比你熟悉情况的人了，你啥不明白，你是活地图、活字典嘛，你心里明铍似的。”

裴森扬起眉毛，红彤彤的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：“西门，你认为我明明知辽北水南调工程歪不成，反而去支持？”

西门礼微笑着：“倒也不见得那么严重，不过……只要有人提出个设想来，不管多么不实际，也都叫做学大歪噢！”

裴森摇着头：“西门礼同志，这样说不对！”

“——知辽，知辽。你也是一向醉心那个北水南调，所以她才

极力主张让娜敏伊虹当党代表嘛！”

“西门礼同志，”裴森的神情严肃起来了，“推举娜敏伊虹当代表，那是经过公社党委讨论的，今天还要讨论，你有啥意见统统摆到桌上咱们研究，咱们摆事实讲道理嘛。”

“哼，种了这么多年葫芦，还不知边是什么地！”西门礼喷着烟雾说，“这是最实在的庄稼话了。”

“你的葫芦大约都是种在炕头上的，所以就很难知道土地的力量。”裴森微微一笑，“我说的也是最实在的庄稼话！”

二

这天上午，黄花甸子公社党委讨论参加省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。

黄花甸子公社党委委员和革委会常委都来了。

与会的人们认为：这张代表候选人名单，体现了老、中、专三结合的精神。这里既有发动土地改革、同国民党地主武装——

“黑枪会”进行过你死我活斗争的干卫，有经受过抗美援朝战争炮火考验的干卫，也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专年闯将。老、中、专三结合，就象原始森林中有擎天的云杉，也有葱翠的新松，这森林生生不息，无穷无尽；就象长江大河中汹涌的前浪奔涛，澎湃的后浪陡起，前浪后浪交互推进，使江河滔滔不断，如日月永恒……

在讨论中，突出地谈到娜敏伊虹能不能当代表的问题，大家对此都很关心，争论得挺热烈。

公社付书记朝伦长得身材高大，元脸浓严，扁鼻阔口，他的发言，带着火一般的热忱：“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问题，早就提到全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。娜敏伊虹虽然年轻，连续多年当模范，我看人家这棵苗子就不赖！……”

西门礼心中早有准备，他怕再有几个人附和朝伦的恣见，便迫不及待地发了言：“重视新生力勇，上级早有指示，我们应当尽快地把够条件的年轻人推举出来，这是不能动摇的，也是不能怀疑的。”话锋一转，他就推起了横车，“但是，提拔什么人，选举什么人，这可是件大事哟！就拿娜敏伊虹来说吧，她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呢？啊？有人就说她是一匹劣马，不能驾大车辕、拉重载，蹄儿太软，就是回炉再造也很难……”

西门礼本来有一肚子话，可是说到这儿，却停下来只顾抽烟。他要听一听别人对他这番话的反应，如果有人趁热打铁，他就再加一把火。

裴森是个有话就讲在当百的人，从来不说半句留半句。他本想列举种种事实驳斥西门礼这种观点，但又想到，在讨论会上必须虚心听取正反百的各种恣见，让人家畅所欲言，因而就压下冲在咀边的话，微笑着，环视大家，请委员们各抒己见。

公社党委秘书姜采云歪着头问：“西门礼同志，按你的恣思娜敏伊虹就是劣马呗？”

西门礼说：“这个，大伙都有眼睛嘛，大伙来分析嘛！”

朝伦说：“西门礼同志这些恣见是不妥当的。那些实心实恣干革命，不会弯子、转子的人，怎么就成了劣马？要按这个砣码衡勇，那种手眼通天、八百玲珑的角色自然就是千里马了！我们选拔专年干部的唯一标准，就是毛主席提出的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……”

带犷来参加会议的一棵树窝堡大队的老支书包鲁，听了朝伦的话频频点头，他插咀向西门礼说：“照着你的说法，劣马就是回炉再造也是完旦货；要我看，千里马也不是胎里带的，也是在万里途程上走出来的。拿你来说，也不是一下生就能当公社革委会付主任。象我们这些撸锄杠的人、攥套马杆子的人，旧社会不如地主家的一头牛，不如牧主家的一匹马，用你刚才的话说，简直不如一匹劣马；可土改那阵儿，咱把它一下子翻了个底儿朝上。穷人挺直了腰，老爷们趴下啦；穷人坐大坐，老爷们受审判。哈哈！要不是革命胜利了，老辈子也没听说过有这码事呀！就拿老裴来说吧，”他用烟袋锅亲昵地点了点裴森，“他一个扛长活的穷棒子，共产党刚解放咱这疙瘩，他就从地狱上了天坐，掌住了黄花甸子全区的大印，把一十九屯治理得花团儿似的。你说他是千里马还是劣马吧？”

奴隶出身的老包鲁六十多岁了，紫脸膛、高颧骨，眯着锐利的眼睛，按照民族习惯留着两撇威严的掩口白须，正头顶上有着一条两寸长的伤疤——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同反动武装“黑枪会”作斗争时留下来的。他是土改时的老干部，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就当模范，二十几年曾多次进北京开群英大会，多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。无论在社员中还是在公社党委里，他的威望都是很高的。

西门礼斜睨了他一眼，心想：“晦气！总是这个说话不掂轻重、倔老头子出来挡横！”对包鲁，他有三分打怵，要是别的小问题，也就不再争执了。现在这件事，紧紧关联着他的前途、命运，这就顾不得许多了。他喷着纸烟的烟雾，怏悠悠地说：

“包鲁同志讲的那个道理，我疼。疼得这样一种普普通通道理的，也不是一个人。关键在于，娜敏伊虹这个人……站不住！”

包鲁皱皱严，掩口白须一翘，显得非常威严，他问：“西门，你了解娜敏伊虹吗？”

西门礼讥讽说：“当然，你了解她！你发现了人才！”

“不错！我了解她！”包鲁高声说，“娜敏伊虹这姑娘有股子正气，正就正在路线上，路线正，党性强，就能避邪，各种嘎七马八的东西就伸不出头来。她有一股子闯劲，闯就闯在阶级斗争拼刺刀的节骨眼上，为着保卫无产阶级江山，生死不怕！她还有一股子干劲，为建设社会主义，不怕脱皮掉肉、流汗流血！这姑娘啊，她的心就象洮水河子，叫人一眼看到底，咋想的就咋说、就咋做。只要是不闭着眼瞎，谁也能看得清清楚楚……”

西门礼说：“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我就说她站不住。她没有群众基础嘛！社员们对她意见不少嘛！试想，我们选的党代表，不是群众的可心人，这问题不能说不严重……”

“都是哪些群众有反映呢？”朝伦在旁丁问了一句。

“我在金碗屯跑点，耳朵里听了不少。你让孙山说说吧。”

金碗屯大队的付支书孙山，长得细严长目刀条子脸，寡言寡语，以老实厚道出名。他觉着两位头前人的意见不一致，他一个大队干部无法插咀，就尴尬地笑一笑，低下头不吭声。

“他们都反映了一些啥呢？”朝伦看看孙山，又向西门礼问。

“那不是明摆着的事吗！”西门礼极力压抑着怒火，用尖刻的口吻说，“什么北水南调啦，什么沙漠水库啦，歪天吐吐着搞生产，这叫什么思想？再说，北水南调究竟有多大价值，这是大伙心里都有数的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么大的黄花甸子没有人站出来说明事情的真相，总是哄着、宠着、捧着。当然啦，这样做不担风险，而又落一个支持农业学大寨之名……”他把头发一

甩，接着说：“刚才包鲁同志说到娜敏伊虹心地明朗，象清水河，谁尽搞阴谋诡计啊，啊？不要这么讲嘛，无的放矢的话说它干啥！”

“啪！”老包鲁一巴掌拍在膝头上，他站起来气得呼哧呼哧地吐词：“西门礼同志，你这是在会上讨论问题的正确态度吗？咱包鲁说话，说一是一，里百不包含着二；说二是二，里百不包含着三……”

西门礼毫不示弱，他望着满脸煞白的老包鲁冷笑一声：“冷静一点嘛，我们这是开会，在研究问题。真理在你手里也不要紧，你要让人家把话说完嘛，包鲁同志！”

裴森摆摆手示意包鲁坐下来，向西门礼说：“你讲我听着，大伙都听着。你要把意见都说出来。”

偷眼一看裴森那严肃的神色，西门礼心里也未免发毛。他了解裴森，这人说话有根有据，办事板上钉钉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也严格对待一切，在他跟前是摆不得八卦迷魂阵的。他抽出一支香烟在桌上踱着，盘算着拿出啥样例证才能说服人。

裴森问：“西门礼同志，你觉着我们大伙都故意支持办不到的事，对不对？”

“哦……我有这个感觉。我这个人向来不隐瞒观点。”

“你这个感觉，怎么在脑子里形成的？”

“这个，我早晨不是跟你讲过吗！”

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娜敏伊虹没有注射天才的高分子，对不对？”裴森那幽默的口气带着批评。

“这……并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”

裴森说：“对！这正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，也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发现人才的问题。各级党委的领导干部要善于发现千里马。娜敏伊虹虽然还年轻，虽然有不够成熟的地方，但公社党委

认为这是一棵好苗子。她能提出北水南调计划，这正说明……”

不等裴森讲完，西门礼暴躁地用手指笃笃地敲着桌子：“在八年前，那慕斯来同志曾经说过，流金河南岸那一片沙漠就是癌症。你治不了那大沙包，河水怎么通过？这，这应该是起码的常识……”

裴森双目如电，紧盯着西门礼，突然问：“你研究过流金河吗？水位、流速、流势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调查过河南岸的沙坨子吗？了解沙漠的特性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研究过娜敏伊虹提出的那一套套水利设的方案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，这是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的。西门同志，你一直没过问这件事，不太了解情况，话也就不要讲得太‘绝对’了！”

西门礼打了哇哇，那么能言善辩的人，今天竟然卡了壳。

大伙都盯着他，尤其是老包鲁那怒气冲冲的眼眸，那里仿佛燃烧着灯亮大火……

正在西门礼张口结舌的当儿，金碗屯的大队长兼支书刘哈图一头闯进来。

刘哈图开会迟到，是多年的老习惯。他不紧不慢地推开门，一进会议室就让西门礼看见了。

“来来来，老刘。”西门礼冲着他招招手，“我们正在讨论娜敏伊虹当代表的问题。怎么样，你们大队都有哪些意见？”

高鼻梁宽脑门的刘哈图，摘下狐狸皮帽子，擦着满脑门子汗，急速地眨巴着满是血丝的大眼眸说：“咋着，你们还没听说

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西门礼一见对方的神态，就明白是出了什么乱子，有兴趣地仄起头，脸上立刻漾出轻松自如的笑。

刘哈图说：“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这事闹大发啦！代表的名单一发下去，群众象发大水似的哇一家伙就闹起来啦！就在今儿头晌，全公社十九个大队的贫下中农集合在一块堆儿，给娜敏伊虹送去了三十二张大字报！……”

“看看！看看！”西门礼双手一拍打了个唉声，眼睛丁着裴森，脸上混合着幸灾乐祸和自以为是的表情。

裴森平静地向刘哈图问边：“大字报都是啥内容？”

刘哈图一摊双手：“我说不上啊！”

裴森说：“那就需要我们调查研究一番了。”

三

刘哈图所说的，十九个大队一气儿给娜敏伊虹送了三十二张大字报，并非夸大其词；的确是三十二张大字报，一张不缺，一张不舛。

这事儿是金碗屯大队的老会计米贵和一棵树窝堡的实裕中农老吉头，向他有枝有叶地叙说的。

就是这天上午，米贵到公社附近的火车站去接他闺女米芙蓉——她在城里旗医院当医生。回家探亲的闺女这趟车没来，却接着了一棵树窝堡大队那个长着老公咀巴的老吉头。玩来这个实裕中农年年都倒卖一些葵花烟，由于弄得好，那烟又香又柔又有劲

儿，他总是拿到附近小镇的自由市场上卖大价钱。

在火车站旁的小沆馆里，老吉头拉着米贵喝起来，俩人借着沆劲儿就议论起娜敏伊虹。一个说：娜敏伊虹是条草鱼，枉费三江水也变不成龙；另一个说：她就是当上省党代会的代表，久后也闹不出个名坐来……

沆喝到二两，只不过忿忿不平；沆喝到四两，唾沫星子就飞起来了；沆喝到六两，俩人都觉着腰粗胆壮，好象娜敏伊虹就在眼前，竟气哼哼地质问起来了。

米贵晃着秃葫芦脑瓜，指手划脚地说：“就凭你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丫，就当省……党代会的代表……你，你自个儿拍拍心，够格不够格！？”

老吉头点着头说：“这话问得好！好！”

米贵说：“我再问问你：你当代表借着啥？就借在铁姑娘队里当模范？就借那个北水南调？哼哼，木头眼饼——看不透！”

老吉头说：“北水南调？说她吹牛还忒客气，我看她是吹骆驼！”

米贵说：“就忒她能闹成，把人累个贼死，一点外快也捞不着……”

老吉头双手一拍：“要讲捞外快，顶数你们的刘大队长高！”

“这话不假……”米贵笑呵呵地吐着，“刘大队长在今年大旱之年，给社员多分了不少票子，那叫嘎嘎响的票子啊！有人吐吐，说我们大队办的水泥厂投机倒把，用高价勒人家脖子。哎，别管它高价低价，都是自个生产的，没偷没抢吧？”

老吉头说：“实话告诉你说吧，我就是拥护他捞钱这一方百！”

米贵一门儿长喘气：“公社办事不公不正啊！”

老吉头邦腔说：“按说就应当选那能耐大的、迈行高的。一分钱一分货嘛，干啥都得讲究按质论价……不，不不，论功行赏……”

米贵说：“再者说，你娜敏伊虹也太厉害了吧？啥啥事都管，啥啥都讲原则，受得了吗？”

老吉头说：“不假。我到市场上卖把子旱烟，闹点外快，她都不让……”

米贵说：“你大嫂养了一邦子鸡，在铁边线上让小嘎们卖个熏鸡啥的，碍着她娜敏伊虹啥啦？她也跑出来管管……这这这……”

说到这个份儿上，俩人的舌头都不好使了。

四

这个时候，娜敏伊虹领着一哨人马正在流金河畔奋战。她提出的北水南调、设沙漠水库的计划，经大队党支部讨论通过后，早已报往公社，等着上级组织各大队的力身全百施工。这一工程包括流金河口进水闸门、沙漠水库大坝、水库大坝闸门、溢洪道、五十华里引水河边等五大项，如此宏大的规模、艰巨的劳动、复杂的技术措置，并不是一个大队的力身所能承担的。公社党委经过仔细研究，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，认为这是黄花甸子“农业学大寨”的重要措施之一。在没有成立全公社范围的水利专业队之前，批准一棵树窝堡大队提前先干着。这样，从今年秋天开始，由娜敏伊虹带着铁姑娘突击队包下了开掘引水河边的土